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一

隱公

公名息姑。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年。而至隱公攝主國事。在位

十一年。盜法不尸其位。曰隱公。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

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

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

及於天下也。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

秋時詩也。

雅。鮑有苦葉新臺。二子乘舟。鷁之奔奔。衛風。氓。皆宣公時詩。鄭定之方中。蝦蟇。相鼠。

干。旌。載。馳。木。瓜。皆文公時詩。鄭風。將。仲子。以下

皆莊公以後詩。齊風。南山。以下。皆襄公時詩。唐無衣。有。杖。之。杜。晉。武。公。時。詩。葛。生。采。芩。獻。公。時。

詩秦黃鳥以下皆穆公以後詩陳風墓門防有  
鵲巢乃陳佗及宣公時詩株林澤波靈公時詩  
曹風蟋蟀昭公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  
候入下泉共公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  
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扶反又有雅而王  
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  
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  
威胡悅反之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嬖  
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又黜申后廢  
宜臼申侯怒與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  
遂殺王驪山下虜褒姒而去諸侯微兵不至  
乃即申侯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逮魯孝公之  
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  
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  
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

也鄭緇衣小序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

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直

也反後凡朝廷也文侯之命汝多脩扞我于艱

也邦用資爾義和之薨謚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

也公惟請謚於王則從其本爵始蔡桓侯之類

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去聲棄其九

族葛藟力軌反有終遠去聲兄弟之刺去聲不撫其民周人有

東新蒲楚之譏揚之水小序刺平王也不撫

思焉一章曰揚之水不流東新彼其之子不與

我戍申二章曰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

不與我戍申三章曰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

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其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位已為有德而不報施，知其父為可怨而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則恩之舉則其志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主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己。今平王不能行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屯戍者，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然。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斃，人望絕矣。周書曰：天子之尊，下賄列國。既紊，則夫不能為妻綱，嫡無不辨，則父不能為子綱矣。又曰：惠公以妾為妻，而平王反加恩寵。是不知彝倫攸序，而九疇治天下之大法皆敗壞矣。周尚可望其為豐鎬之周，今至於夫婦

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冢，正后親遭褻妙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賄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周書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列黍離於國風，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託始，而脩春秋，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隱公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疾強太，朝覲不修，貢賦不卒，號令無所束賞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弑君戕父，殺國竊號，在在有之。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夷速隱而死。雅誥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

春秋始於平王遠宗孟氏近本程子其說為有  
據依而諸儒正大之論悉與之合或者乃以春  
秋不始於平王而始於桓王且謂縹葛之敗春  
秋所以始若是則春秋當始於桓公而不始於  
隱公矣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  
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

**鄭** 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傳世武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

**齊** 命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  
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 傳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  
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公卒

**晉** 與弟夷立公  
封文侯之弟叔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曲沃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  
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

**曲沃**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  
一月為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年

**衛** 入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  
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可殺桓公自立冬弒州吁

**蔡** 傳世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  
宣公八年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  
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  
侯卒其後補子蓋為時王所黜

**陳** 嬀姓 侯爵 舜之後 自胡公始受封傳  
世姓 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公 姒姓 侯爵 夏禹之後 自東樓公始受封傳 五世至武

**杞** 公 十一姓 侯爵 夏禹之後 自東樓公始受封傳 五世至武  
子 餘詳見僖公元年 又稱

**薛** 任姓 侯爵 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 莊公三十一年  
書 薛伯卒 蓋為時王所黜 其後至昭公三十一年見

**莒** 已姓 子爵 至魯文  
公十八年見 庶其

**邾** 曹姓 附庸 國自儀父入 春秋後為  
子 至魯莊公十六年書 邾子克卒

**許** 姜姓 太岳之後 至魯隱公十一年見 許莊公及許叔  
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即魯僖公四年許男新

**小邾** 庸而 未爵 命其後數從齊桓公 尊王室 王命為諸  
侯 至魯僖公七年

**楚** 芊姓 子爵 自熊繹始受封 八世至熊渠立 其長子康  
為 句亶 王中子 紅 為鄂 王少子 執疵 為越 章 王此 潛

**秦** 嬴姓 伯爵 顯帝之後 也 殷有蜚廉 周有造父 周孝王  
使 非子 畜馬 蕃息 分土 為附庸 邑之 秦六世至襄公

**吳** 姬姓 子爵 自太伯作 吳五世至周章 而武王克殷 因  
封 之 吳 又十四世至壽夢 而吳始益大 稱王 魯成公

**越** 其先 禹之苗裔 少康之庶子也 封於會稽 以奉禹祀  
後 二十餘世 至於允常 魯昭公五年 借楚伐吳 始見

**紀** 周平王四年 齊僖公 祿父 九年 晉鄂侯 郟 完 十二年

**秦** 春 是為蚡眉 又一世 熊通 是謂楚武王 武王十九年入

**楚** 王 之 始 也 又 八 世 至 熊 儀 是 為 若 敖 又 二 世 至 熊 渠

**秦** 秋 使 非 子 畜 馬 蕃 息 分 土 為 附 庸 邑 之 秦 六 世 至 襄 公

**吳** 好 文 公 四 十 四 年 是 為 隱 公 元 年 又 六 世 至 穆 公 任

**越** 見 春 秋 始 苗 裔 少 康 之 庶 子 也 封 於 會 稽 以 奉 禹 祀

**紀** 卒 子 句 踐 立 是 為 越 王 是 年 吳 伐 越 定 公 十 四 年 允 常

**越** 於 春 秋 允 常 與 闔 廬 戰 而 相 怨 伐 定 公 十 四 年 允 常

**紀** 周 平 王 四 年 齊 僖 公 祿 父 九 年 晉 鄂 侯 郟 完 十 二 年

**紀** 十 九 年 齊 僖 公 祿 父 九 年 晉 鄂 侯 郟 完 十 二 年

**紀** 十 九 年 齊 僖 公 祿 父 九 年 晉 鄂 侯 郟 完 十 二 年

**紀** 十 九 年 齊 僖 公 祿 父 九 年 晉 鄂 侯 郟 完 十 二 年

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  
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  
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  
通十九年○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

采子曰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

皆資之以為始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

乾以始而有氣資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

坤以生而有形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

後能體元矣人臣知格君心之非元即仁也仁人心

則一正君而國定此調元之效也元即仁也仁人心

也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

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春秋

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春秋

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平國先正其心以正朝

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謂一

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

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四方以遠近莫不壹於

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前陰陽調而風雨時群

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諸福之物莫不畢

至而王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

道終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

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

五帝三王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

子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

之年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聖人於元

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為君矣如元亨利貞

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不謂乾坤方得有正次

他卦不有也此可以釋惟王者改元之說矣

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

史策之舊文矣田氏曰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

不繫月書月不冠時惟春秋書春王

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

惟春秋書春王

惟春秋書春王

惟春秋書春王

惟春秋書春王

惟春秋書春王

惟春秋書春王

惟春秋書春王

惟春秋書春王

惟春秋書春王

惟春秋書春王

惟春秋書春王

惟春秋書春王

惟春秋書春王

正月

# 春王正月

左傳春王正月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公羊傳春

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統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  
而反之桓為反又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  
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  
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也故凡隱之立為桓桓立也隱於  
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桓立也隱於  
賢何以不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母貴不以長桓  
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不以長桓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  
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  
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  
人之惡隱不正而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  
隱將讓而桓執之則桓惡矣桓執而隱讓則隱善矣善  
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  
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  
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  
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  
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

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程子曰春王正月  
正月王正月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  
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求端於天是也  
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於  
天以正天下而人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  
則知王與天同大而入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  
以立義耳平王之時主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  
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  
天理也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法既立必由王  
命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君也法既立矣諸  
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  
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書即位不書即位不書  
桓宣定之書即位無桓君而宣受其始也莊閔僖是也  
君者所立皆無桓君而宣受其始也莊閔僖是也  
之出宣則又有間矣或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  
道作經故書王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  
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王正月如何曰聖人  
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言一年一月之始人君受命  
儒之惑也注氏曰不言一年一月之始人君受命之始  
也何氏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春秋以元之始  
正月者正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始



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政則位  
以諸侯之政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政則位  
得政位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即立政不由王出則不  
無政位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即立政不由王出則不  
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夫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  
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天人之大本也采子曰春  
秋正朔事此以書考之皆著月天人之大本也采子曰春  
只如下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  
天時亦在其中又曰劉質夫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  
本謂之春秋則似元有此字

按左氏曰主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汪氏曰詩  
幽風二之日  
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是以子  
月為歲首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  
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續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  
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  
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南至皆以子月  
為正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

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茅堂胡氏  
曰按商書  
商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比即位而  
朝廟也惟三祀十有二月胡尹奉嗣王歸于亳此  
自桐而復辟也其在歲首明矣而曰十二月後平周  
是商人雖以建丑為正而不改夏之月也

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  
易也茅堂胡氏曰按史記秦始皇二十一年十二月  
改臘曰嘉平漢初承秦未改正朔每歲之首必  
書某年冬十月是秦漢雖以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  
建亥為正而不改夏之月也

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  
聲去  
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  
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  
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

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朱子曰周正之說  
孟子所謂七八月



因周曆以建子為春而遂言商亦改時也孔氏正義以論有主建寅而未改月者考之春秋所書災異及日食交限則不合又有謂周雖改月數而不改夏時春秋四時之序皆曾曆所更然夫子之時猶存告朔之籓羊則曾實承周之正朔未嘗改曆後世所稱曆又謂之春秋曆特因春秋而逆推之耳或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月年歲子月事移在前一年如此則真事與月差兩月矣先儒以此為千百年不決之論姑記此以俟來哲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同曰總者總繫之辭王者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繫於正月宋氏曰周室維衰天命未改普天率土一草一木皆周也春秋之作率天命以尊周室正月繫王示周家天命未改孫氏曰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東家曰堯授舜正月上帝受命於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日受命於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辭

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不類是獨何與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以王正月大綱已舉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為贅矣春秋之時人欲舉天理滅泯泯芟芟齊魯則為惑夫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乎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夫子不著亦不知王之為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廬陵李氏曰無事書春王正月者二十四自隱元年始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蓋本有事九年始書秋七月者十七自隱六年始書冬十月者十一自桓元年始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蓋本有事而闕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之也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得堂曰即位大事也國史必書之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即位此聖人削而不書正父子君臣之大倫也東萊呂氏曰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

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說者論隱公之不書即位或以為攝或以為遜或以為不舉踐阼之禮或以為不隱公之得耳鳴呼春秋萬世之書也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鳴呼春秋萬所存哉雖使隱公果非攝果非遜果行踐阼之禮果正嫡庶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即位焉是何也治綱者君在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原也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地之常經春秋之宏綱大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奪隱公之即位使萬世之為子為臣為諸侯者咸知身非已爵非已使萬世之為有三綱得存五品得敘皆夫子一削之力也彼魯國隱公之故特萬目之一目眾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蓋皆削之可也何為有書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即位端本正始大義既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錙銖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

稟內不承國於先君惠公之子將沒又無遺命上不稟命於天子京師隱公喪畢又未嘗朝於天子諸大夫坂普顏反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紂與然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天王然後為諸侯不受命而立者大司馬之所治也文成襄昭哀五公之書即位特別於隱莊閔僖之內外並無所承者爾春秋與其不稟命於王而得即位也魯十一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其說見也明王在上天下諸侯無不敬君父之命而立者假若有不請命自立者遇伐之法矣唐自中葉以後藩鎮有不請命自立者遇憲宗裝度則皆討平之况先王之世邪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先君之命則其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苟或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王之命守宗廟之典籍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兩皆無之春秋假魯史以立法而先君之罪有難顯言者故

不書即位謹嚴以示貶○謂山陰氏曰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邦堂此即位之禮也康王之  
語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  
為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弒君不書即  
位正也繼弒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弒也此說已蓋寢苦枕干終身不仕而取讎之不復者臣子之事也  
况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遂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繼弒君而亦不書何  
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出子生則百官總已以  
聽冢宰隱之不敢為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矣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  
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  
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為公也然則為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說齊黃氏曰隱桓之事  
公羊左氏以隱為是穀梁以隱為非左氏以隱之讓為賢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為賢公羊又創為立子以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

妃矣則其他皆不得為嫡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為當惟穀梁之說以為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為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為夫人矣又豈肯立隱以為出子乎此乃惠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乃為得其正也若隱者蓋義利交戰於胸中而不能自決貪實利而慕虛名是以不免於弒也○公羊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非也春秋者王政之本故隱王以正萬事置之春正月之間明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君也盧陵李氏曰公羊所謂諸大夫叛隱而立之之說則是而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非穀梁責隱公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則  
是然又不知隱公之立亦非父命也

###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莫父音甫凡人名各地各放此蔑

蔑公之國並作昧也公攝位而欲求期於邾故為蔑之盟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

衆矣。曷為獨衰乎此。因其可衰而衰之。此其為可衰。奈何。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右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偷也。昧。地名也。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變盟而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  
臣子心所欲尊號

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  
張氏曰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  
**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

**者也**  
公食大夫禮又以其名篇則謂君為公周之制也  
凡稱公者有定名有虛位天子三公稱其孫稱公孫諸伯子男亦皆稱公此虛位也定名辨等列之實虛位達臣下之情定名禮之質虛位禮之

文問宋本公爵自餘僭稱公者皆貶從本爵而魯獨不降稱何也貶其僭稱當也其死則又降而稱卒從大夫之禮惟魯仍稱薨至於其間有書葬者則又稱公何也曰春秋魯史也仲尼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內外異辭邦君之薨雖齊晉大國皆書卒以其不命於天王而私自立正其名也及其薨葬雖邾小邦皆稱公卒事而繫謚亦稱公者乃臣子之敬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然特稱葬我君以別之其書法亦謹矣據此內辭則周公追王之禮雖古無有而春秋蓋取之也據此外辭則仲尼不使門人為臣是謂以身為度而曾子易簣必以正終者乃傳春秋之法矣**我所欲曰及**  
張氏曰凡會盟侵伐內為主書及外為首也夫繼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為人上者相與講信脩睦之道故書公及以譏之  
**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  
附庸之君書字以別之  
張氏曰黎氏以儀父為名且謂字必取於各儀父無取於克然周有王子克楚有闞克皆以子儀為字則儀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  
儀父謂叔父為字可知

皆稱 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

之兄弟例稱字。左氏曰：王朝大夫，帝季仍叔家父，榮

祭仲諸侯之兄弟，公弟叔勝許。中國之附庸例稱字。

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

書名。左氏曰：秦鍼。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左氏曰：王

類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左氏曰：春秋

外諸侯則稱爵，王朝大夫與諸侯大夫之命，下天子

者及中國之附庸諸侯之兄弟，則稱字。上士中士與

諸侯自命之大夫及夷狄之附庸諸侯兄弟，以屬通

者則稱名。下士與小國之大夫，則稱人。春秋

大夫非王命為正卿，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

者，姓氏不登於史冊。鬼神左氏曰：盟者殺牲

為事而刑牲，軟血要質。左氏曰：盟者殺牲

有背違，令神加殃，如此牲也。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

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

盟書，成乃軟血，讀書。左氏曰：盟，辨書于策，則非所貴

也。故盟有弗獲已者。左氏曰：盟，辨書于策，則非所貴

也。欲焉。左氏曰：盟，辨書于策，則非所貴

也。謂為桓而立，內慮國人之不巳，悅外，灌屬國之不

已從，而邾以附庸未通和好，故與邾首結私盟。夫盟

者，嘉禮也，非在喪者所可行也。東萊呂氏曰：此春秋

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焉，信不足而盟詛

焉，是固春秋之所貶也。然聖人之意，非可以兩端蔽之

也。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于今三月，國人之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或言褒其首與公  
終於四海隱公其亦未見此論邪

盟而書字失之矣凡記會盟於王法所不得

於魯故得貴之則桓十七年盟也謂七年伐邾也然則所

書曰盟者皆不渝乎家氏曰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

下而為之盟者有私一國而為之盟者齊桓晉文合

諸侯獎王室是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為其近

於公也若春秋初年諸侯自相為盟各為其私計則

春秋之所惡于後于既以前皆盟之私者甚而

黨寡朋兇心惡濟虐復要鬼神以為之盟誓是謂天

地神明而可以邪辭干也此盟之尤無忌憚者也公

及邾儀父盟于蔑譏也初上而尊天子下而交鄰國撫

此盟也國君繼世之公即位未幾惟此為先務春秋

百姓宜無他事而隱公即位未幾惟此為先務春秋

之書之示非所宜先也凡諸侯自相為盟各去其國

者亦不相下之義也迨桓文之興其權力足以號召諸

侯亦不敢盟于國都而必以其地者懼其擬於王耳

王氏曰書盟一百九于蔑為春秋之始句釋為春秋

之終隱公屈禮而求好二桓取地而要言皆曾人沒

沒非邾之意也後七年隱公與伐邾之師哀公有入

盟而書字失之矣凡記會盟於王法所不得

邦之役盟豈足信哉廬氏李氏曰魯邾之盟五

雄猶出於公侵祥後句釋皆出於大夫此世變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鄆音偃古音也初鄭武公娶于申

寤生驚姜氏故各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

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

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

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

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夫叔命西鄙

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

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

自及大長又收貳以爲已邑至于稟延子封曰可矣厚

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

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

二百乘以伐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

辛丑大反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不弟故不言

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



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海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驪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之弟也，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當國，雖在內，亦不地也。**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段之也。段失子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程子傳**：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

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

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

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國語**：凡君計

伯養，成其惡，故特稱鄭伯。**陳傳**：曰：譏不在其臣，子也。

**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若其君之志也。**國語**：齊黃氏曰：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

又不明於子奪之，大義故勸強以徇其母，而處心積

慮以殺其弟也。使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子奪之

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

于鄆，克者，力勝之詞。**陳傳**：曰：克之為言勝也。以千乘

此書克與弗克，納二克字，正相對。故穀梁不稱弟，路

人也。**陳傳**：曰：先君之惡，彼為大其弗克，納。不稱弟，路

氏曰春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佖夫同例也波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克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譏之與萊呂氏曰兄弟天倫也管蔡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為言法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詞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辨猶猶豫不忍之意惻然見于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受勦翦伐略無一豪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鄆得雋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泯滅民彝視其弟如戎狄寇讎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並也于鄆操之為已蹙矣夫音扶後凡語端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音升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

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衆也又曰據詩小序收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人悅而歸之今按詩序先儒多所不取而又定引用之者蓋斷章取義借其辭以明已意耳後放此恐其終將軋己為後患也軋乙點反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張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已位之恨授之

大都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鷲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迹已露然後以寇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為事必誅為期至於伐京伐鄭之日雖段之死於兵有所不恤矣經不言弟段固罪其不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棄之乃其心實欲養其惡待其寇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鄆然後莊公伎忍之心施於同氣者幸形於筆削之間矣

**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段氏曰不言段奔乃夫奔則鄭伯但有逐弟之惡無殺弟之罪也

殺以克為殺春秋前後未有以克為殺者**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糊其口於四方則未殺明矣**魯人曰

氏曰責鄭伯之說諸家皆同但左氏穀梁與程子胡氏能原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殺已非經肯况令其勿與而使執政殺之此可待於真有罪者而非可用於養惡之鄰莊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吁阮反

而葬同執事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盟至士而葬同執事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盟至士

論月外 宰者何官也 咺者何名也 曷為以官氏宰也 惠公者何也 隱之考也 仲子者何也 桓之母也 何以不稱夫人 桓未君也 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也 何以不稱夫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賵衣被曰賵桓未君則諸侯然則何言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其言來何不及事也 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何以不言及仲子 仲子微也 何以不稱則可 賵人之妾則不可 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其志不及事也 賵者何也 乘馬曰賵衣衾曰賵具玉曰含錢財曰賵 賵者何也 乘馬曰賵衣衾曰賵具玉曰含錢財曰賵 賵者何也 乘馬曰賵衣衾曰賵具玉曰含錢財曰賵

道也 春秋蓋此道者王道也 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 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 蘇天以奉天命 夫夫人倫之本 最當先正 春秋之時 嫡妾僭亂 聖人猶謹其名 內無主則家道不立 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禮 大夫而下尚其疑焉 故仲子羽數特異 僖公而後無復辨矣 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 以志惜亂 仲子數惠公而言 故正其

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謂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各咀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各況於宰乎。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禮記曰謂春秋以天自

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禮記曰

表無二尊禮記曰禮云臣之所天者君也。周王為眾侯國之君侯國以王為天也。冢宰稱

宰禮記曰說公羊者以宰為士或引小宰宰夫為證

然周官三百六十他官未嘗見經何獨於小宰而

書之乎或以宰為氏引宰予為證然宰周公宰梁伯

糾豈可亦以為氏乎唯劉氏意林謂春秋於大夫莫

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此見任之最重宰者專稱非

中士所當肩最得經意且左傳僖九年稱宰孔使經

不書宰周公而書其名則禮記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

論者亦疑為士與氏矣禮記曰王朝公卿書官

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禮記曰唯宰咺止書

宰自餘有封邑者皆以爵係封邑蓋天子公卿書官

有封邑繫爵故桓四年傳曰王朝公卿書爵大夫如

南季仍叔上士中士如劉夏石尚下士如會光稱王

人是也子突救衛褒稱字王子虎盟程泉貶稱人

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

王之尊下賤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履人道之大經拂

矣禮記曰天子而賤妾母是啓僭也禮記曰在禮君

宗法則於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

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

國之間則專掌其事禮記曰太宰建邦六國而承命以賤

諸侯之妾是壞音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

之分故特賤而書名以見音宰之非宰也禮記曰冢宰

禮記曰冢宰冢宰冢宰禮記曰冢宰冢宰禮記曰冢宰

矣。必宰自為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家氏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曰所。以責也。責宰所以去青王之也。使而非宰，則其責在王矣。限曰：惠公所以去青王，仲子卒之非宰，則其責在王矣。或亦去年也。天子於諸侯有賜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牽於私愛，寵庶妾而立為夫人，正犯以妾為妻之戒。瀆亂夫婦之綱，乃天討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蓋此類也。平王不能正惠公之罪，反厚其送終之禮，遣冢宰而來，賄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賄上，替之妾，仲尼以春秋之例，深罪其以百以立法。於是賤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則君可知矣。凡春秋之尊，塚官失職，一至於此。賤其臣，則君可知矣。而後加之書，以尊者而賤從卑者之例，必有罪極惡，故以桓母之喪告于天王。又受天王之賜，罔天于非禮。罪可知矣。東萊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教而凶，禮則五禮之二也。昔臯陶為舜陳謨，典禮之所後必繼以同寅協恭和衷哉。者蓋天降生民，主之天子輔之，大臣凡以為此也。而天子大臣同心協志，兢兢代天者亦專以為此也。平王居舜之位，乃使宰而賄諸侯之妾，宰而居臯陶之位，乃奉天命而賄諸侯之

寵妾，舜臯陶所治之天職。至平王宰而賄，而盡廢矣。陵滴妾之分，則天敘之典廢焉。監賄賂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為懼。春秋所為作也。其書曰：天王使宰而歸，惠公仲子之賄，其意蓋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賄諸侯之寵妾，胡然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顏。此然而宰也。不待去天賤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顏。此類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為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萬出君臣之戒，深矣哉。

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舍，且賄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賄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賄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左氏曰：前後互賤君臣同罪。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賄乎。不辨長麥者，猶不當爾。胡氏曰：仲子猶生存而來賄，周德雖衰，不應至此。極何以不言來乎。五氏曰：穀梁以仲子為惠公之母，蓋

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爾  
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為兼明獨程  
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為  
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於是胡氏因之其義最精  
至穀梁又以仲子為惠公  
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

**附錄** 故不書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參盟之端也 **江傳** 惠公之季年敗

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傳**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穀梁**  
傳及者何內甲者也宋人外甲者也甲者之盟不日宿  
邑名也 **穀梁子** 曰為志也 **補** 及稱人皆非卿也 **高氏** 曰桓  
宋出也 **隱公** 懼宋故與宋合 **盧** 慶李氏曰魯宋之交始  
此而離於六年之輸平

內稱及可言魯人 **孫氏** 曰不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

預焉 **禮氏** 曰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凡盟以國地者國  
宋之盟而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受圍必不能  
供地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嫌也且不書宋則無以

見其會圍宋諸侯之罪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

若穀以宿為邑名又非矣 **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

**鄭** 人盟于翼經不書 **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

宋合也 **參** 盟之端見矣 **憂** 參盟故錄其所從始

盟為離盟三 **凡書盟者惡之** **所** 善然高子知權以定

人盟為參盟 **凡書盟者惡之** **所** 善然高子知權以定

魯貫澤服江黃以致楚召陵修禮義以服楚首止尊

事也非善 **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 **反** 慮 **祀**

其盟也 **作其詞玉府共** **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

之 **又** **於** 妙友同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

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 **注** 載盟辭也為辭而  
載之於策詛 **詛**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  
邦國之刑信 **玉府**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斝 **合** 諸  
侯必割牛耳取其血飲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 **尸** 盟  
者執之玉斝飲血玉器 **成** 會同充革車則盟以玉  
數辟盟遂役之費牛耳挑刻 **大史** 凡 **蘇公** 亦曰出此  
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要劑者 **蘇公** 亦曰出此

三物以詛爾斯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夫盟

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

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

欲禁之而不克也司盟之設聖人蓋為諸侯

聖人立法常閑盛衰故不得已而建此官以春秋之

時會而軟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况

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

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年伐邾十年伐宋信安

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盟者刑牲而徵

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干戈以敵仇盟誓以固黨天

下行之遂為常焉若王政率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

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之盟

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問胡氏傳春秋

盟誓處以為皆惡之揚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

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則而褒貶之乎今民

泯勢勢罔中于信以覆盟記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

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宋不然盟詛

畢竟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用長將欲

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用長將欲

盟而不書君大夫者有九文定於此盟以為內之微

者及蘇子盟女栗無傳高侯晉處父及晉荀庚等之

來聘而盟皆以為公與之盟而諱之據穀梁單者之

盟不日則女栗不日亦內之甲者據趙氏云凡盟不

日內皆指公以內止書及則亦微者也苟謂諱公則

浮來及宮人何不以不諱乎女栗之盟盟天子之大夫

不書內卿則是公同軟安敢以微者蒞之乎苟謂微

者盟不日則信十九年盟齊二十九九年盟程泉皆稱

人皆不書日未必皆微者也况鄭陵臯馳皆所見之

世公與諸侯盟何以皆不日乎

**附錄**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其叔之亂公孫滑

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

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界反此王臣私交之也左傳

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天子之命不出竟賜束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程子傳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曾不言朝不與其朝也當時諸侯不脩朝觀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

畿內邑伯爵天子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

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而不可朝而不與朝祭伯來是也苟不能朝而不與朝介葛盧是也王臣出使侯國必有其事但書來不言為何事比之夷狄與亡國之君所以深貶之也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共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東萊呂氏曰凡春秋書來略也祭伯為周卿士親見王綱頽廢不能佐我而貶之乎祭伯為周卿士親見王綱頽廢不能佐天子而一正之乃下比外交於列國宜聖人深貶之也昔召伯亦嘗為王卿士矣黍苗之詩曰芄芃黍苗陰兩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召伯一行而四國被其澤至與上天之膏雨分功其盛乃如此祭伯一出而春秋賤之使與介葛盧白狄比抑何衰耶召伯伯也祭伯亦伯也班爵同而榮辱異作經者豈有憎愛於其間哉咸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其自取之耳  
君也禮記郊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穆留之語韓宣惠者



韓世家宣惠王兩用公仲公叔縉留  
曰多力者內樹黨寡力者藉外權  
交私議論如莊

助之結淮南者前漢書嚴助傳武帝令助諭南越助

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反事與助相

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唐書

傳攜初為相嘗薦高駢駢將屢破黃巢復以攜為相

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攜病風不能行外倚駢

寵遇甚厚巢將度淮表求天平節度攜素厚高駢

屬以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入潼關携倚藥死

胤之於宣武唐書崔胤傳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時

陵脅胤愛為相素厚全忠委心結之有急則密求援

全忠表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復相而貶陸衰胤特

外畏之全忠謀脅帝迁洛懼胤異議密表胤專固胤

摧胤昭緯之於邠岐者矣通鑑王行瑜斬朱攻授邠

以爲鳳翔即度湯復恭揚守亮反行瑜等請發兵討

之既破賊恃功驕橫上表不遜朝廷以杜諫能爲太

尉出真討行瑜茂貞時崔昭緯爲相陰結邠岐爲之

耳曰諫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行瑜等合兵拒

官軍乃敗諫能與二鎮約和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

李克用討行瑜昭緯死

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

哉問王之卿士固不應朝諸侯矣然當時諸侯朝魯

把伯姬來朝其子何也聖人作春秋其

筆端隨事造化變動不居難以一例言也畿內諸侯

與畿外諸侯自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曰

來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外諸侯本有

朝聘之禮聖人盡書其朝隨事斷之其義不一蕭叔

獨書朝公者以穀非其所也把伯姬來朝其子婦人

而以其子來聖人殺使奔也按例周大夫無不言奔之

義廬陵李氏曰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氏於

祭公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祭注穀梁氏又於祭

叔爲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范氏既以祭

叔爲襄內諸侯而有以叔爲各公羊疏遂以公爲爵

伯爲字而以爲一人兩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者

此時入爲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乎姑存于此以俟

韓世家宣惠王兩用公仲公叔縉留曰多力者內樹黨寡力者藉外權交私議論如莊

助之結淮南者還又諭淮南王與之相結而還後准

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唐書

傳攜初為相嘗薦高駢駢將屢破黃巢復以攜為相

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攜病風不能行外倚駢

寵遇甚厚巢將度淮表求天平節度攜素厚高駢駢

屬以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入潼關攜仰藥死崔

胤之於宣武唐書崔胤傳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時

陵脅胤屢為相素厚全忠委心結之有急則密求接

全忠表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復相而貶陸衰胤持

外畏之全忠謀脅帝遷洛懼胤異議密表胤專國胤

罷胤昭緯之於邠岐者矣通鑑王行瑜斬朱攻授邠

以為鳳翔即度湯復恭揚守亮反行瑜等請發兵討

之既破賊恃功驕橫上表不遜朝廷以杜諫能為太

尉出立討行瑜茂貞時崔昭緯為相陰結邠岐為之

耳目諫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行瑜等合兵拒

官軍乃敗諫能與二鎮約和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

李克用討行瑜昭緯貶死

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

哉問王之卿士固不應朝諸侯矣然當時諸侯朝魯

把伯姬來朝其子何也聖人作春秋其

筆端隨事造化變動不居難以一例言也畿內諸侯

與畿外諸侯自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曰

來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外諸侯本有

朝聘之禮聖人盡書其朝隨事嚴之其義不一蕭叔

獨書朝公者以穀非其所也把伯姬來朝其子婦人

而以其子來聖人大意戒婦人不可與國事也公

義廬陵李氏曰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氏於

祭公則曰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祭邈注穀梁又以祭

叔為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為祭之大夫范氏既以

叔為寰內諸侯而有以叔為名公羊疏遂以公為爵

伯為字而以為一人兩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者

此時入為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乎姑存于此以俟

考續

公子益師卒傳何以不日遠也傳所見異辭傳所聞異辭傳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傳當時不復請命傳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傳不與其為卿也傳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傳惟宋王者後得命官傳故獨宋卿書官傳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傳見君臣之義矣傳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傳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

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

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崇寧朝氏曰大國三卿命於天子傳次國三卿命於天子傳小國三卿命於天子傳此禮之常也傳東周以來

列國之卿多不請而自命傳故皆削其官傳所以正王法也傳張氏曰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為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強大者亦

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傳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宰父亦有四卿間雖有請於王如士會以散晁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傳此春秋所以於列國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

外一切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傳益師字眾父眾仲其後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問其疾弔其喪賜其葬必厚其送然之恩傳此春秋書大夫卒之旨也

大夫卒而略外大夫是別內外之辭傳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疆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傳得臣亦近而不書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傳牙弒子

般意如而書日則非惡也傳遂亦惡而書日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

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傳公孫嬰齊卒于狸暇叔詣卒其見恩

數之有厚薄歟

問杜注春秋不以日月為例惟卿佐  
薄厚也春秋書大夫卒三十惟益師無駭快得臣不  
書日若謂三人在隱公之世恩禮踈薄故不書日則  
得臣嘗與仲遂同如齊歸而子赤見弒何氏謂得臣  
知遂逆謀蔽賊而不言則得臣乃仲遂之黨也仲遂  
有寵於宣公則得臣卒於宣五年不應見薄矣姑友  
視皆欲納昭公不克昭公在外意如在內又安得厚  
之乎且自公子強公子牙以後無有不日者獨四人  
不日伊川先生謂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恐  
此義為正魯史記本國卿佐之卒宜詳  
而有不日者以公子強事尤久遠而書日疑其見恩  
禮之有厚薄也得臣不能為有無故略而不書若意  
如之加厚於二卿一則喜其卒二則欲掩其逐君之  
罪尔或曰或不日文定謂恩數厚薄以博左  
傳公子強葬之加一等故云尔然文公而上一百一  
十四年書日百有七十宣公而下二百二十八年書  
日二百二十一年數略同而日數近倍則程子謂因舊  
史理或然也內大夫見經者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一  
不書卒十有六慶父歸父僑如臧紇公子勲出奔公  
子買公子偃刺向忌州仇叔不卒於獲麟之後餘六  
人文定以暈弒隱公彭生不發哀仲之謀賊不書卒

柔溺結之不卒非正大大夫故正其分啖氏以單伯淫  
叔姬黜其知位且引係濟百歲更娶為證今考無駭  
與與柔溺書法無異結書族未必非大夫單伯書字  
無駭詞似未嘗黜况莊元年逆王姬至文十五年至  
自齊八十餘年必非一人或父子同族如晉栾書栾  
擊同族栾伯也耳東萊曰氏曰具萬理於一言者聖人之筆為然益  
師之卒載於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  
書懲勸交率見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  
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史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  
與而志其卒於簡牘者益師以卒書必魯之大夫也  
春秋沒其爵蓋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猶無爵也  
於此可以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益師首以公  
子書所以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為私  
職故特書公子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民之秉彜不可泯滅手足虧折  
腹心慘傷隱然疾痛非自外至故春秋於大夫之卒  
必重之嚴之謹書之而不敢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  
義矣卒者人之終也得正而葬乎其一觀聖筆森嚴肅厲  
全而歸之乎其不全而歸之乎一觀聖筆森嚴肅厲  
形神俱竦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獨精  
而長之蓋有不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一之求方且天

寸量耗心於日月瑣碎之例是獨何哉宋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邦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庚**平王五十二年信十晉鄂三備桓十四蔡宣二十九

**甲**武三十宋穆八魯春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

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

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月繼事

未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

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曠也他皆效此惟桓有

月無王以見公會戎于潛此書會之始亦會夷狄之始

不奉王法爾公會戎于潛此書會之始亦會夷狄之始

公辨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有此二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周室既

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接斥

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

暴非所謂夷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

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

非義也杜氏

曰潛魯地

戎狄舉號外之也

凡戎狄不書爵號君臣同

稱之外之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

狄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四夷雖大皆曰子

有故也然後著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

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

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

人外君子為否易泰卦內乾純陽外坤純陰陽為春

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

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

之用無不變又曰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

而弗親與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顛

居下其策不可施也賈誼傳天子天下之首

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米繒以奉之夷狄傲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

顧居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

國漢書宣帝紀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敵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遠遠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敵國之謂也

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

晉書江統傳徙戎論曰漢馬援討都氏於秦川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居此土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居封域之中故能為禍滋蔓宜徙還塞外使戎晉不雜並得其

所縱有猾夏之心所害不廣矣為此說者其知內

外之肯而明於馭戎之道

居下首統謂亂常失序江統謂非我族類皆明於馭戎狄者後世如漢以南單于致五原塞賜姓為藩臣其後劉淵劉聰大為中國

患如石勒慕容氏皆堅姚萇乃是鮮卑羯氏羌之居

塞內者浸淫不制遂失北亂華至如唐以安祿山守

范陽以范陽叛至於明皇幸蜀肅宗即位史思明繼

起用兵不休唐室之禍不鮮直至於亡聖人謹華夷

之辨其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既會戎

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復不能明內外之辨登

戎夷於堂陛書會戎所以譏其降諸侯之尊失中國

之重不修政事以接夷狄以啓猾夏之階觀夾谷之

會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知書會戎之行

矣龜山湯曰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

結也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矣始與諸

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矣始與諸

外當是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既

衰禮義異類始錯居中國疆土相入踣踵相交室廬

相望習熟見聞寔不知有華戎之辨矣魯號為禮義

之邦尚招戎狄入內地屈其君之重而與之會則其

他蚩蚩者習而不察固其所也春秋懼天下遂忘華

戎之辨故書公會戎于潛以警之使人知壇壝之上

此為公而彼為我。還人心於既迷。過夷狄於方。歲淫渭華戎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並。故家語曰。國君即位之次年。不聞朝。京請命。受服。兄弟甥舅之國。亦未得交相見。而以會戎為首務。尤春秋所議也。陳曰。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魯哀公十四年。春。會四。十有六。皆諸侯之會也。獨會吳與會戎異詞。趙子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詞。是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舒亮反。此入國之始。左傳。莒子娶

以莒氏還。公羊傳。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穀梁傳。入者。內

非受也。向我邑也。羅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已。則

當引咎。或自辨。論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其封疆告

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之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絕

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師。師少曰某人。不

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

知衆寡。將帥各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

且為暴。况入人之國乎。臨川吳氏曰。向。姜姓小國。炎帝

後。無駭帥師入極。駭。殺。作。後。同。帥。胡。律。反。後。放。此。此

後。無駭帥師入極。大夫專兵之始。公傳。司空無駭入

費。本。父。勝。之。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賤

昌為賤。疾始滅也。始滅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昌為

始乎此。託始焉。爾。昌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

其言。入何。內人惡諱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

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賤

也。程子傳。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

巴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

之。世。為。知。也。程子曰。極。附庸小國。賈逵云。成邑

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

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

也。程子曰。傳為。以事言之。入者。造。反。七。到。其國都。曰。以

兵破其城。郭。蹂。踐。朝。市。謂。之。入。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

國也。陳氏曰。春秋小國。卿大夫皆略。稱人。陳氏曰。入

夫將書大夫。自郤缺入。蔡始。惟內大夫。則書之。盧

李氏曰。書人。例有四。合一。國民。庶而稱人。則衆詞也。春

典。兵。討。伐。而。稱。人。則。寡。詞。也。以。單。者。名。爵。不。貴。而。稱

秋有一字而通諸例者此也又曰春秋用兵書入左  
氏公羊胡氏義相通其我入於不入此則書入二十  
七內入六外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內大夫之未賜族皆  
入二氏亦司空無駭經不書官夫子削之也東萊曰  
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以氏意者  
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  
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  
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苟以卒而去氏  
為駭邪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時自二人之外幸無  
可駭者也牙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  
去其族無駭與挾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為怨彼而紀  
此邪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  
其實也無駭之卒而惟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  
實無氏之可書耳師帥入極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  
待無其氏然後為駭哉聖筆之賤物平施有因罪  
而無加罪入之一字既足以盡無駭之責聖人必不  
復求有少加之也孝者當深辨其書帥師用大眾也  
觀春秋以察天理人欲之辨其書帥師用大眾也  
吳氏曰師者兵衆之稱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  
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軍師旅三名師在其中

故率中以該上下而總名其軍旅之非王命而入  
衆曰師非以二千五百人而言也隱桓之際  
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國無大小用師皆  
行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時征伐不  
自天子出陵弱暴寡紛然無制皆魯據事直書義自  
擅興師徒入人國邑皆王法所當誅直書而義  
見矣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取之蓋聖人筆削魯史之舊文取其義以為後世法  
直書其事而褒貶瞭然矣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  
不氏信公以後大率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帥師  
者百有三十信公以前書帥師者僅九皆內大夫文  
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間尤數數書之大  
夫之強又可見矣又按穀梁以向為我邑然不書伐  
我則非我邑也據後書公伐莒取向則向為小國而  
莒取之耳二傳以為成極然成取而極不  
書取則非城也通氏曰公穀皆云無駭不氏後城  
同姓之國若實城同姓則當直書城極以示譏且無  
駭卒亦不氏何閔城同姓哉直書城極以示譏且無  
氏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為未賜族公羊則以為疾始



滅穀梁則以為無據矣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諡考之則公穀為無據矣  
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  
者乎所言之者歸入之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盟戎狄之始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非義也  
戎猾夏而與之盟  
唐魯地

按費音秘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父居中國在

魯之東郊者也並與篇終獨言征徐戎則夷戎並為

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

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成三年狄鄭昭十二年

而與戎較血以約盟非義矣先君征戎而已乃與之

晉春秋夷狄猾夏則膺之是膺膺擊也此春秋之旨也

謂宜乎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音日於日者日成

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故崩薨卒葬日食山崩地震

火災郊雩烝嘗盟戰滅入弑殺之類皆以日成朝聘

會同侵伐圍救之類皆以月成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

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

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隱公助與戎

桓公二年及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

類如西漢之於匈奴前漢書高帝八年取家

文帝六年景帝五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去其

毒如肅宗之於回紇至德元載安祿山陷長安

使回紇以請兵乾元初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遣

嫁是後回紇數背約率兵向塞殺掠甚衆信戎狄以

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貞元

三年吐蕃

尚結贊娶遣使求和且請修盟而歸侵地馬遂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渾城為會盟使使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城等皆不知虜伐或三聲大譟而至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禽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張氏曰**中國諸侯與戎相詛尤不可之大者蓋盟者刑牲以相示謂神之極背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為之尚以長亂戎狄豺狼而與之詛一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庇而責大信必肆其豺狼之暴為中國之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不特謹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罪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

**高氏曰**書及者聖人深責中國而不罪夷狄也戎者乃所以外之也家氏曰曾望國之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春而會成秋而盟戎既為特會又為特盟春秋一歲再書所以貶也書公及戎盟是之謂非所當及而及此春秋書魯事之凡也及戎之及又與及儀父莒人之及異矣此一及字要當隨事而觀以求春秋之意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傳**卿為君逆也公羊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說何議爾議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說始焉爾昌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文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歸從人者也不專行也大夫非正也何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不專行也制於父歸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也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道焉爾**留子傳**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其先儒皆謂諸侯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巳見其禮之重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朝也先儒皆謂諸侯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也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送之者雖公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邪所謂親逆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

說直至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  
迎之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是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

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

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莊氏曰。言文王初

五十年。四十七即位。大戴禮。文王十三歲生伯翳。邑考十五歲生武王。則其娶太姒。乃為世子時也。韓

侯娶妻。躒。音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躒之里。則諸侯而

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

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

始。名宰咺歸。贈以譏亂法書。覆綸逆女。以志變常。

諸侯親迎。乃常禮。爾使大夫逆。則變常矣。故特志其始。莊氏曰。伯姬之歸。紀始也。見逆於裂繻。終也。見

葬於齊侯。實事之非常。故衆之分定矣。大昏之禮

嚴矣。莊氏曰。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皆不書使。蓋

禮之失。伯姬歸于紀。為不親迎而使。覆綸逆女。又為不

于紀。為莊公過愛其女。後二年。即會于泚。故書耳。伯

姬歸于宋。為致女。三國來媵之。過又見其賢而書之

也。宋內子者。四唯紀伯姬。使覆綸逆。宮慶齊高固。自逆

宋。蕩伯姬為子。逆他皆不書。逆者。或逆之者。微或親

迎得禮。而不書也。覆綸以國氏為其來。接於我。故進之。且

覆綸。因氏何異。鄭警。而曰進之乎。覆綸李氏曰。譏下

親迎。穀梁胡氏說。同。獨陳氏曰。內女為夫人。凡入見

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遣人倫之。變者

皆漕出也。蕩伯姬不書歸。非君夫人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莒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

爾(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

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

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

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贈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

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

公四年七年無秋冬隱公閔公薨不地吾弒

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

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

也公不書事僖二十八年壬申不遂月文十四年

彭生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二十一年黑肱

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伯闕文也

伯之穿數莒矣左氏云魯故也以子伯為履綸字故

附會耳

紀子昂及莒子盟不當去及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者何

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

夫人也

有常處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

人之義從君者也書內之夫人卒葬異於外

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宋朝皇邦君之

后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故

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

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

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陳氏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

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也左傳以子氏

為仲子謂元年婦則凶事安有其人未死而婦謂

雖五尺童子固知其不可也杜預謂隱蓋桓為太子

成其母喪以赴于諸侯審如此則考宮當加謚號矣

公羊又以為隱之母然孟子既為夫人則生子仲子

均非正嫡生子安可借小君之號成風敬嬴所以稱

夫人以備宣二公越禮以尊其妾母隱公若果尊其

母為夫人則當葬以小君之禮而書於經矣今考曾

夫人見經者八文姜哀姜聲姜穆姜齊姜書薨書葬

子氏以隱公在不書葬出姜歸齊亦不書葬孟子以

同姓諱而畧之妾母見經者六仲子之卒在春秋之

前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稱小君

與正嫡無異仲子不稱夫人不稱小君猶未至如中

葉以後失禮之甚也唯定十五年妙氏

卒以哀公未即位故不成小君之禮爾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

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

段又欲絕其後嗣而夷之去年鄭人以王師號師伐

衛南鄙又請師於邾邾為之請於魯用師不已今再

伐衛窮兵黷武迂怒復然不貶絕而罪自見矣

人者遠事進詳不必皆微者也凡兵聲罪致討

日伐

日伐

境曰侵

宋向戌侵鄭大獲 凡書侵伐不書勝

敗殺掠而還也

兩兵相接曰戰

戰鬪也 綏其

城邑曰圍

環于善反 造其國都曰入

造七到反

入鄭齊鄭入邲之類或入其國都而遂滅其宗廟社稷

宋入曹之類 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

道而勝之曰敗

陳以詐取勝

悉虜而俘之曰取輕

行而掩之曰襲

掩其

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

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

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

戰于升陘我師敗績獲

公曹懸諸魚門諱不書敗唯莊九年戰于 書滅曰取

乾時書我師敗績以古雖戰雖敗不諱也 取唯信公城項乃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直書不諱

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

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

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

書戰皆可通矣

自服而不特戰也故受伐者可免於

罪也 書齊侵蔡晉侵楚皆用大師若無鐘鼓何以行乎左

氏非也公羊曰掩曰侵精曰伐是以深者為精淺者

為掩按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乃不深入者多

矣公羊亦非也 木壞宮室曰伐按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初無斬木壞

宮之舉穀 梁亦非也

秋集傳大全卷之一



